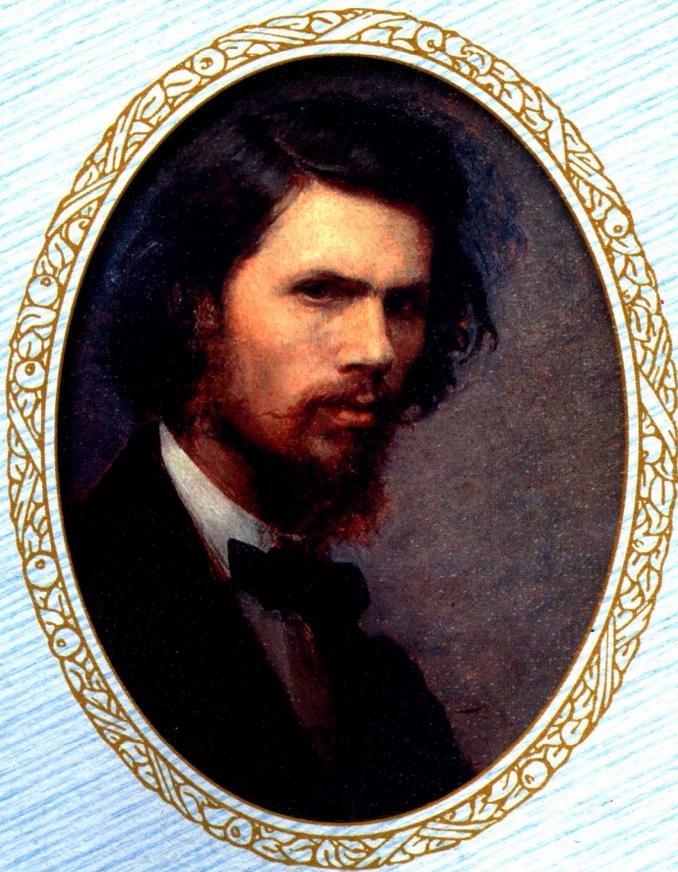


一生漂亮朋友

A. D. - 1880 Bel-Ami

[法国] 莫泊桑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一生漂亮朋友

[法国] 莫泊桑

胡宝未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漂亮朋友/(法)莫泊桑原著;胡宝未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7

ISBN 7-80504-985-8

I.①一...②漂... II.①莫...②胡...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244 号

一生 漂亮朋友

著/(法)莫泊桑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5.5 字数 38976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04-985-8

定价:15.80 元



前　　言

莫泊桑（1850—1893）是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享有盛誉的一位作家，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更成就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不朽地位，他也因此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

众所周知的《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羊脂球》等，都是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莫泊桑的创作中，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情与平凡人物，并通过细腻缜密的艺术加工，把其融炼成极具社会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也正是因为这种题材的平实性及创作的严密性和深刻性，往往使莫泊桑的作品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幅生动而又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莫泊桑本身就是一个生活经历比较平凡的人。他出生于诺曼底的一个已经破败的贵族之家，从生活的物质层面上，他从一开始便是很平民化的。他中学毕业后便到巴黎攻读法律，可不久普法战争便爆发了，他被征入伍，但没有作战就在溃退中返回故乡，然后先后在法国海军部和普通教育部做了一名很普通的小职员。在莫泊桑短暂的一生中，他感受到的大多是社会中下层的生活内容，而这些也正成为他文学创作中的素材来源。

莫泊桑虽以短篇小说最为著称，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并未因此而沉默，《一生》和《漂亮朋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两部作品承袭了莫泊桑创作的平实性，但在思想主题上却也是极为深刻的。

《一生》创作于一八八三年，整篇叙述了女主人公约娜的生活经历，从一个少女到少妇，再到一个老女人的生活境遇的变迁。故事情节是依照时间顺序展开的，虽看似平铺直叙，但在剪裁上却是极精炼的，而且借助于作者高超的“白描”表现手法，使作品于单纯的情节内容中传递



出丰富深厚的情感，颇为感动人心。再加上作品中富于乡土气息的清新优美的文字，更使小说于纯真平实之外增添了一份古朴与雅致。

主人公约娜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年少单纯的她对生活充满了幻想，她渴望能拥有一份甜蜜美好的爱情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的爱巢，少女对生活充满的憧憬与热爱是美好的。当她遇上了于连时，她也确实有过幸福之感，只是这种幸福却是如此的短暂。丈夫对感情的背弃，又使她把全部的感情投注到儿子身上，可是儿子却跟别的女人跑了，而且几乎挥霍了她全部的财产。生活的打击完全使她的感情世界破碎了，她成了一个体弱多病、敏感脆弱、封闭孤独的老女人。最后，儿子的女人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婴，约娜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寄托。整部小说围绕着约娜的家庭生活展开，逐层展示了人性的优点和缺点，人性的美好和可悲。篇末使女萝莎丽的话——“生活从来不会十分完美，可也不会坏到无药可救。”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有引导性的：生活的内容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个人的情感经历毕竟是渺小的；我们感受着生活赋予我们的全部内容的同时，也应该忠实于生活；除真实之外也应该有几分宽容。

《漂亮朋友》也是一部发掘现实生活中小人物形象的作品，可在主题上已和《一生》明显不同。这是一部极具政治针对性的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杜洛华先生的生平经历，揭示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当政人物的丑陋嘴脸，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当时金融寡头政治和殖民主义战争政策的社会现实。杜洛华本是铁路局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小职员，可凭借他的野心和手段，平步青云，逐渐成了一个社会上层的“名流”。作品全篇揭露了以杜洛华为代表的整个社会上层人士的贪婪和无耻。

《一生》和《漂亮朋友》虽然取材不同，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思想主题的深刻性上，都堪称是莫泊桑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两部作品，尤其是后者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更体现了作者洞察社会的敏锐性和反映社会问题的针对性。

莫泊桑的一生是短暂的，可他创造的文学世界却是永恒的。



目 录

前言 (1)

一 生

一	(3)
二	(15)
三	(21)
四	(33)
五	(48)
六	(59)
七	(72)
八	(88)
九	(97)
十	(116)
十一	(134)
十二	(154)
十三	(160)
十四	(173)



漂亮朋友

第一部

一	(187)
二	(200)
三	(211)
四	(225)
五	(237)
六	(266)
七	(293)
八	(309)

第二部

一	(327)
二	(347)
三	(358)
四	(376)
五	(387)
六	(405)
七	(414)
八	(430)
九	(441)
十	(452)

生

We Vie







整理好行李以后，约娜走到窗户前，外面的雨还继续着。整个夜晚，暴雨都在沉重而又响亮地打在玻璃窗和屋顶上。天空似乎爆裂了一般，把水喷倾在地面上，泥土如同糖一般被融成稠浆。一阵阵闷燥的暴风吹过来。街道上几乎没有了路人，阴沟发出潺潺的声响，杂乱，拥挤。街道两旁的屋子都从外到里，从上到下沾满了湿气，一切全都那么湿乎乎的。

一大早起，约娜就不断地观望天色。昨天，她刚从修道院回家，从今以后，她就可以重获自由了。她憧憬着自己向往已久的人生幸福，而现在，她最担心的是，天气如果总是这样，那么父亲也许就取消动身了。

约娜忽然想起了忘记在手提包里的日历。她把墙上的日历摘了下来，月份牌上花边中间有用金字印的一八一九年的日期。她用铅笔删掉了前面的四栏 所有的圣名，直到五月二日，这天就是她离开修道院的一天。而这一天对她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

“小约娜！”门口有人在叫她。“爸爸，进来吧！”这就是勤培奇·德沃男爵，名字为西蒙·雅克。男爵属于上一世纪的贵族，心地善良，可脾气有些古怪。他热爱大自然、原野、树木和动物，他最崇拜的是卢梭。作为一个贵族，男爵对一七九三年的事件本能地带有排斥；可他那哲人的气质和所受的非正统教育，也让他厌恶暴政，当然这也仅限于隔靴搔痒而已。

男爵最大的优点是秉性纯善。可这也正是他最大的弱点。这种善良，不管是为了爱怜、拥抱或是施舍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善良是造物主式的，佛光普照，来者不拒，似乎是由于迟缓的意志和苍白的



能力，总之，几乎就像是一种毛病。

男爵又是一个出色的理论家，他为女儿设计了一整套教育方案，希望使她成为一个幸福、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的完美女性。十二岁之前，约娜一直住在家里，后来，尽管母亲哭哭啼啼地反对，还是被父亲坚决送到圣心修道院过寄宿生活了。那里，严格的幽禁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约娜与人世间的一切都绝缘了。父亲希望约娜在十七岁被接回来之前都是童贞无邪的，然后再给她灌输人情事理，当然是由父亲自己诗意地灌输，他想用田园生活，丰饶和肥沃的土地启发约娜的心灵，用动物的相亲相爱和恋恋不舍给她揭示生命和谐无间的规律。而事实上，约娜也的确按照父亲的安排完成了这一切。现在，约娜终于回来了，她在修道院里，寂寞无趣的日子中，曾不知多少次幻想着人生幸福和欢乐的生活，而今，她满怀欢喜地期待着未来。约娜的相貌犹如韦洛内兹的一幅肖像画：鲜栗色闪亮的头发，映衬得她的皮肤更有光泽，这是一种白净而红润的健康的肤色，也是贵族家庭的成员所特有的。一层细绒般的汗毛隐约在阳光的辉照下，暗蓝色的眼睛，跟荷兰小瓷人似的。

她的左鼻翅上有一粒小黑痣，右颊上也有一粒，带着几根乍一看看不出来的和肤色颜色一样的汗毛。她身材窈窕，胸部丰满，腰身柔美。清脆的嗓门有时显得有些尖，可她爽朗的笑声可以感染周围所有的人。她常把双手举到鬓角边，似乎是想掠平她的秀发，这是她的习惯动作。

她迎过去拥抱父亲，吻着他，说道：“我们到底还走不走？”“你说这样的天气怎么动身啊？”父亲微笑地指了指窗外。“啊！爸爸，我求求您，我们走吧！下午天一定会晴的。”约娜撒娇道。“可你母亲一定不会答应的。”“行！我保证她肯定会同意的。”约娜甜蜜地央求父亲。“好吧，只要你说服你母亲，我就没问题。”约娜飞奔到男爵夫人的房间，她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自从她被送进修道院，她就没有离开过卢昂，父亲总是因而她年龄的问题而不放心让她享受任何娱乐。只有两次带她去过巴黎，每次住半个月，可巴黎毕竟是城市，她向往的是乡村。

这个夏天，她就可以在白杨山庄过了，这个古老的庄园是男爵的产

业，房子建造在意埠附近的高岩上。约娜认定在海边的自由自在的日子肯定是无比快乐的。而且，这份产业早就决定是要给她的，等到她结婚后，就可以长久地住下去。

可这场暴雨却从昨天晚上就下个不停，真是倒霉。三分钟后，她冲出了母亲的房间，整个房子里都听得见她的欢叫：“爸爸，爸爸，妈妈答应了，我们快动身吧！”

雨还是在下个不停，当备好的四轮马车等在门口时，雨反而更大了。约娜正要上车时，男爵搀扶着夫人从楼上走下来，一个高个子的使女搀扶着另一边，这个姑娘就像个小伙子一样健壮。她是从诺曼底省格沃来的，虽然看上去少说也得二十岁了，而实际上至多才十八岁。这家人视她如同自己的亲生女儿，因为她的母亲是约娜的奶妈，这样她和约娜就成了同奶姐妹，她的名字是萝莎丽。萝莎丽主要负责搀扶男爵夫人下楼，近几年，由于心脏扩大症，男爵夫人变得异常肥胖，这成了她最大的苦处。她只要稍作运动，就会呼吸困难。走到府邸的台阶前，男爵夫人已经气喘嘘嘘了，看见院子里满处的积水，她叹气道：“这真不讲理。这样的天气竟要有这样的旅行。”男爵始终满脸微笑：“这可是您自己的主意，阿黛莱德夫人。”因为她有阿黛莱德这个尊贵的名字，所以男爵故意又加上“夫人”这个称呼，表示尊敬，其实却带几分讥笑。男爵夫人艰难地又向前挪了几步，吃力地坐上了车子，车身的弹簧被压得吱吱作响。男爵坐在她旁边，约娜和萝莎丽则坐在对面，背向着马。厨娘又把抱来的几件外套盖在他们的膝盖上，把两个筐子塞到他们腿底下，然后也爬上了车子，坐在西蒙老爹身边的座位上，用一张大毯子裹住了整个身体。门房夫妇走过来把车门关上，向全家鞠躬以示告别。行李是由随后的两辆车送去，主人为这车向他们又嘱咐了一顿，全家这才动身。雨天里，马车开始了湿漉漉的行程。

马夫西蒙老爹在雨中低着头，这样的雨天对他来说实在有些残忍。他弓着背，蜷缩在一个三幅披肩的工作外套中，都要看不到了。猛烈的暴雨敲打着车窗，雨水淹没了路面。被两匹马拖着的四轮马车迟缓地沿着河岸走去，赶超过一排排大船，船上的桅杆、帆架和网绳凄然地站立



在暗沉沉，湿乎乎的天空中，就像是树木掉光了叶子的光秃秃的枝干一样，马车逐渐消失在漫长的里节台山的林荫大道上。

一片片牧野呈现在马车的窗户旁，偶尔一株垂头丧气的垂柳，就如死尸一般无力地站在路旁，哀沉的样子显露在迷茫的暴雨中，它们对这讨厌的天气只能忍气吞声了。咯嗒嗒的马蹄声，溅着泥团的四轮马车。谁都没有言语，每个人都被这暴雨弄得心情低沉。男爵夫人仰着头，闭上了眼睛，靠在车厢上，犹如死去一般。男爵凄然地观望着这忧郁哀伤的田野，思绪似乎也很茫然。萝莎丽把一个包放在头上，像乡下人所有的那副样子，专注地出着神。只有约娜一个人，只她一个人犹如一棵刚从雨中苏醒的植物，被从紧闭的室内移到露天的感觉让她兴奋不已，这种浓厚的兴趣，像是繁茂的枝叶把她从忧愁哀伤中隔绝出来。眼前这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让她十分心动。尽管她也保持沉默，心里却想唱歌，巴不得能从外面搂进来点雨水喝一喝。她享受着马儿载着她的飞奔，观望着路边凄美的景物，安稳地坐在马车里，外面虽然大雨倾盆却淋不湿她，她心里美极了。

滂沱的大雨，一阵阵热气从两匹马儿的发亮的臀部上冒出来。在灰暗的天空下，这显得十分明显。

男爵夫人逐渐地进入了梦乡，整齐的下垂的大股发髻，像相框一样包围她的脸庞，整个低下来的头部被软绵绵地托在脖子下三道厚厚的肉褶上，最靠下的几道褶已经被混合在了汪洋大海似的胸部。每一次呼吸，她的脑袋都抬一下，然后再垂一下，两个腮帮子圆鼓鼓的，呼噜呼噜的鼾声从半开的唇缝里传出来。男爵向她偏了一下身体，在她交搭在肥大的肚皮上的双手中放了一个皮制的小钱包。她被惊醒了，以那种被突然惊醒时的呆滞的神情看着这个钱包。钱包掉下去了，金币和钞票被哗啦地撒了一马车，这时，她才完全醒过来，约娜在那却笑个不停。母亲的这一系列动作在她看来有趣极了。男爵拾起钱币，又放在她的膝盖上，“亲爱的，从艾勒多田产卖来的钱都在这里了，这钱专门是为了修理白杨山庄的，以后我们要常住那了。”男爵夫人数了数，一共是六千四百法郎，而后很从容地放进了口袋。他们的祖遗田产有三十一处，艾



勒多是被卖掉的第九处了。通过现有的田产，他们每年的收益有两万法郎，如果管理方法得当的话，收益达到三万法郎也是很容易的。他们的生活内容很简单，如果家里没有一个始终开着的无底洞的话，这笔钱足够他们的开销的了。而这个秉性善良造成的无底洞，吸干了他们手里的钱，就像太阳吸干了地里的水一样。钱没了，变得无影无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谁也不清楚。他们每个人总时而说：“到底什么原因，今天又花了一百法郎，可也没看见值钱的东西。”这种慷慨倒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彼此心里都有同感，也就都不往心里去了。

约娜对她的白杨山庄已向往很久了。她问道：“我的白杨山庄是不是很漂亮？”男爵美滋滋地说：“孩子，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滂沱大雨慢慢停了，空气中只留下烟雾中飘着的细雨丝了，乌云散开了，天空晴朗起来，忽然间，一抹斜阳犹如从看不见踪影的洞口照射到广阔的牧野上。云散去了，蓝色的天空从隙缝中展露出来，接着云层的裂缝越来越大，像被用力撕破的面纱，明朗清彻的天空终于整个展现于大地的上空。这让大家心情松弛了许多。一阵清爽的风掠过，大地满意地做了一个深呼吸，马车从田园和树林中飞驰而过，晾着羽毛的鸟的轻快的歌声时而从车旁飘过。天黑了，除了约娜，车上所有人都睡着了，马车在路上停了两次，给牲口喂了点水和饲料。太阳已经下山了，教堂的钟声从远方传来，他们行走到一个小村庄里的时候点着了车灯。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整个路上，点点灯火在黑夜里闪烁着，猛然间一轮又红又大的圆月透过杉林的枝叶从座小山背后升起，似乎也带有浓浓的睡意。约娜还是颇有兴致地欣赏着眼前这一切。

夜晚很和暖，所有的车窗都被打开了，约娜尽情饱尝了梦境和幸福的幻想后，也已经很疲倦了，坐在车上也开始小作休憩了。一个姿势坐得久了，约娜会睁开眼睛向外看看，满天星星的夜色笼罩下，农庄上的树木从她的视线中掠过，几头牛也因马车声从场地上昂起头来。于是，她又换了个姿势，想再重新回味一个恍惚的梦境，可是耳边传来的咯吱咯吱的车轮转动声使她很倦于思考，约娜又闭上了眼睛，她觉得自己的

身心实在有些累了。毕竟这段旅程也是不短的。

马车终于停住了，好多人打着灯笼站在门口等候迎接他们。他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约娜忽然醒了过来，飞快地跳了下来。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白杨山庄的真实面貌。一个农户点着亮，男爵和萝莎丽几乎是抬，把男爵夫人从车上挪下来。她累得已经受不了了，一个劲地哼哼，还用很微弱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啊！天哪！我实在受不了了。可怜的孩子们！”她进屋一下子躺在床上，马上就起了鼾声，甚至什么也没喝，什么也没吃。晚餐只有男爵和约娜两个人，父女俩在餐桌上彼此笑着，都怀着孩子似的喜悦，最后一起又去察看了这个已经修理后的住宅。住宅有农庄和邸宅两部分，是一所诺曼底式的高大建筑，白石建成的石屋因为时间长久已经呈现灰色，非常宽敞，够整族的人居住。住宅被一间宽大的厅堂分类左右两部分，厅堂的前后都各有一道大门，一进门，两边都有楼梯，从两边各向上升，在二楼汇合，这样楼上的正中间就有了很大的空间，楼下的右边是一间很大的客厅，一个花鸟图案的壁毡悬挂在墙上。所有的家具上有包着细绣的锦毡，图案都是拉封丹《寓言》中的故事。忽然，一把椅子引起了约娜的注意，这是约娜小时候最喜欢的，她高兴地欢跳了起来，这张椅子上绣的是《狐狸和仙鹤》的故事。小时候，她听这个故事听了无数遍。一间放满古书的藏书室紧挨着这间客厅，还有另外两个空的房间，左面的餐厅的壁板是新换的，还有就是一个洗衣房，餐具储藏室，厨房和一个小浴室。

一上二楼，是一条很长的走廊。十个房间的每扇门都是对着走廊的。约娜的卧房就是右边最靠里的那一间，男爵最近才叫人把它整修了一遍，家具和挂毡都是用的原来放在阁楼上的不用的东西。虽然这些家具已年代久远，可布置起来还是满有味道的。挂毡出产于弗朗德勒，时间已经很久了，给这个房间加了很多图案中古怪的人物。

一看见她的床，约娜就高兴地弹了起来，四只上完蜡、乌黑发亮的大鸟构成了床的四角，犹如天使一般包围着床，床架两旁雕刻着绕着花朵和鲜果的两个大花环；柱头是哥林多式的，床柱雕刻得很精细，托着檐板，身绕着蔷薇花的小爱神飞旋在上头。这张床十分讲究，尽管由于

时间太久木料已经变暗了，显得有些陈旧和严肃，可还是十分精美的。床罩和床顶的天幕是用深蓝的古式丝绸裁剪成的，中间还有一朵朵金黄的大百合花，绚烂得很，就像繁星闪耀的天空。细细地欣赏了自己的床，约娜又用烛光看墙壁上的挂毡，上面到底绣了些什么，她很急切地想知道。一棵结着白色果子的青色的树下，一对身着绿色、红色和黄色稀奇古怪服装的贵族男女正在谈天。一只大白兔正贪吃着一些灰色的小草。一所尖顶的小圆房子隐约地出现在这两个人头顶上，再往上，一架红色的风车几乎接近了天空，这些是用写意表示出来的。还有好多花的图案被绣在挂毡上。约娜实在读不懂这画的含义。

另外两幅和这个差不多，只是有四个小人在房子里，他们个个穿着弗朗德勒人的服装，举着胳膊，表现出十分惊异和愤慨的样子，好像他们眼前的一切他们不能接受似的。可最后一幅却是个伤心的场面；兔子仍然在吃草，可是那个青年已经像死了一般倒在它旁边，少女用哀凄的眼神看着她，正用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果子的颜色也变成了黑的。这幅挂毡的内容，约娜很不明白，想着不看的，却又发现在一个角落有一只小得看不清的野兽，要是那个兔子真的能动的话，说不定会像吞一片草似的吃掉它，可事实上那是一只大狮子。这原来是皮拉姆和蒂丝佩的悲剧故事，这时，约娜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爱情故事。尽管那个故事的天真让她觉得挺可笑的，可毕竟每天这个爱情都陪伴着她还是让她觉得有些意思，因为这个古老传说的甜情蜜意每个夜晚都会出现在她梦里，这使她更对生活充满期待和向往。

这个房间的陈设和家具，各种风格的都有。这栋房子简直成了一个博物馆，世代祖传下来的各种物品都堆积在这。一个五斗衣橱，它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光彩夺目的铜饰件使它异常地富丽堂皇。两边的椅子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那些花绸椅套也是当年的。一张花梨木的大书桌和壁炉各在一边对应着，一个用圆玻璃罩着的台钟在壁炉台上，它是帝政时期的。它是一个蜂房的样子，青铜做的，四根大理石的柱子把它架在一个盛开的花上，纤细的钟摆从蜂房下面的一个细长的缝探出来，上面还有一只珐琅质翅膀的蜜蜂，这只蜜蜂就在花园上来回不停地摆动。蜂



房中间是钟面，彩色瓷质的。钟声敲了十一下。已经快午夜了，男爵过来亲吻了约娜就回自己房间了。他也很累了，虽然约娜还是很兴奋，可她还是不得不上床了。恋恋不舍地环顾了一遍房子，她才吹了蜡烛。她的床左首临窗，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洒落在地上，很清沏，犹如泉水一般。月光也反照在墙上，悄悄抚弄着挂毡上甜蜜凄美的爱情。这是约娜在白杨山庄的第一夜，欣喜的心情让她根本无法入睡。约娜穿过床脚的那个窗户，看见一棵大树，一切都浸在柔和的月光里。约娜翻了个身，闭着眼睛侧躺着，可过了一阵，她又张开了眼睛。路上老马车车轮咯吱的声音总在她脑子里打转，开始她以为在床上静静地躺会就可以了，可是却越来越焦躁。

她的腿有些发麻，浑身越来越热。她想去窗子那站一会儿，于是，约娜穿着长睡裙，裸着胳膊走到窗子前，观赏月色，地下踩着射进来的月光。月光是那样皎洁，看去像是白天。约娜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儿时喜欢的景物。首先是一大片草地，月光的映照下，呈现出奶油般的黄色。邸宅正面，挺立着两棵大树，北边的是棵梧桐，南边的是棵菩提。草地的尽头，有一座小小的灌木林，它是庄园的一道分界线，还有五排古榆，为了是防御海面暴风的侵袭。不过它们都已经很弯曲了，树梢削平而倾斜成像一个屋顶，这都是因为海风不断侵袭的结果。

两条林荫路各在园景的两边，分开了邸宅和毗邻的两个农庄。林荫路旁都种了很高大的白杨树，两个农庄分别由归库亚尔和归马丁两家看管。

就是因为这些白杨树，这个地方才叫白杨山庄。在邸宅的周围延展着一大片未经开垦的荒地，长满了金雀花。海风整日整夜地在呼啸，海岸的突然倾斜形成了一道陡直的有百公尺的白色悬崖，崖底淹没在海波里。这样的海面，波光闪烁，静谧极了。尤其这个时刻，更是很寂静，没有阳光，整个大地喷散着各种味道。素馨花攀缓在楼下窗口周围，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和嫩叶的幽香混在一起，带有明显盐味和海藻粘液的阵阵海风袭来。这种味道充满了新鲜的生活气息，约娜畅快地吸吮着，她放开怀抱享受着乡村宁静的气氛，像是冲凉一样，她的心情渐渐平静